

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爱的眩惑

出版社

爱的眩惑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台·声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梁源 封面设计：翠云

爱的眩惑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台声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8 印张

1989年7月第1版

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62-103-0/I·163 定价：3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故事叙述一位思想新潮的女记者，遇上一位文武兼修人才出众的年青军官，引起她的好奇与羡慕，为了瞭解他，她的感情越陷越深，从金门到台北，她用尽方法去接近他……全书细腻可读，馀味无穷。

本书系香港著名作家岑凯伦八九年最新作品，与台湾、香港、新马地区和国内同时首次发行。

仲夏的清晨，虽然才只六点多，阳光早已在宽广的路面上洒了一地，照得夹道两旁浓密的树叶璀璨闪亮。路边停下了两辆游览车，穿着制服的男男女女陆续走了下来，各自提着简便的行囊，迎着朝曦，熙熙攘攘地走向岗哨森严的军用机场。两位穿着常服的军官迎接着，和领队略略接了下头，撑着“文化服务团”旗帜的一群便浩浩荡荡地进入了这常人难得一到的军用机场。

“杨领队，盛锦京还没到。”女作家施敏着急地大叫。

“每次团体行动总有一两位特别人物。”杨领队摇着头：“她再不来——”

“等等我。”清脆的声音打断了领队的话。

杨领队、施敏和一位军官看着岗哨外盛锦京慌忙的付了计程车费，飞扬着长发，提着随身行李疾跑过来。

进了岗哨，弯着喘了半天气才直起的腰来：“赶死我了！”

“快走吧。”施敏拉着她跟在杨领队的身后：“我真担心你赶不上啦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盛锦京扬头笑着，信心十足地慢下了脚步：“你以为我这么笨，去一趟金门——有人说比去美国还难。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。”

“可是，我的小姐，你差一点就错过了。”施敏说：“我应该打个电话叫你一声，除非上午有采访，不到中午你是起不来的。”

“你知道我昨夜几点睡的？”盛锦京问。

施敏偏过头去看了她一眼，盛锦京年轻的脸上看不出倦容：“猜不出。”

“凌晨两点。”盛锦京说：“没办法，习惯了，很想早睡，可是——”她耸了耸肩。

两人正随着队伍的后面，正打量着军用机场大楼时，盛锦京突然用手臂碰了施敏一下。

“向右看，有个小生来了。”

施敏顺势一看，眼睛不由一亮，一位穿着军装的人正从她们的队伍里斜侧面对穿过来，施敏向盛锦京笑了：“有眼光，这个人如果演电影，秦汉秦祥林就没饭吃了。”

盛锦京向着那军官的背景扬头探索着：“老天，整个的漂亮到底。”

“怎么？”施敏好笑着：“这一阵没闹什么恋爱吗？”

“我们多久不见了？”

“半年了吧。”施敏把行李放下排着队。

“对。半年没恋爱可谈了。”盛锦京说：“没对象。”

“我不信，你是采访艺文的名记者，天天追逐的尽是一些聪明绝顶的天才。”

“是吗？”盛锦京微微扬着眉，没兴趣往下深谈，转着身子，把眼光尽往军官们身上投。

“别找啦。”施敏好笑着：“人家正忙着呢。”

“在那？在那？”盛锦京看到他了，心中一阵迷糊，这么精致的一个人，真是位军官吗？

人家聚精会神地和另外一位军官谈着事，盛锦京也聚精会神的仔细盯着人家。突然他转身向她走来，察觉到她直视他的眼光，略停了停脚步，转动着黑白分明的眼睛看了她一眼，他确信不认识这个女孩子，他漂亮的脸上立时带上点笑，煦和得一如当日的阳光，照耀得盛锦京低下了眼帘，再一抬眼，他高大的背影已消失在人群中。

“喂！”施敏过来拉她向外走向停机坪：“我警告你，这次团里很有两位一点一划的人物，你少惹闲话。”

“喂！”盛锦京回过神来：“那个一点一划的人就是你吧！我只是——你知道我是个记者对不？我只是好奇而已。”

“好奇？”施敏一边向一个招呼她的人点头，一边向盛锦京说：“快上飞机了，别失了魂似的，我去打个招呼。”

“你太关心我啦！”盛锦京不以为然。

“我如不是看你文章好，绝受不了你。”施敏笑着。

“彼此，彼此！”盛锦京笑着：“快去吧！人家等你已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看着施敏加入人群中，盛锦京站得远远的替自己点上一支烟，镇定着心底那点不宁，自己刚才那阵痴迷实在是没有理由，正如施敏所说，自己不是没有见识的人，从采访影剧到跑艺术三年多的记者生涯真说得上是见多识广，不至于一见了个漂亮男人就意乱情迷起来。她笑了笑灭了香烟，自己刚才向施敏解释得颇有道理；这位军官是触动了她记者秉赋的好奇天性了。

她向施敏方向看去，那群人之中有好几个和她有一两面之缘的人，笔尖口利的代表着各大报纸，作家群里也不乏著作等身的名作家。盛锦京眯着眼向那熙攘的一群打量着，他们给不了她什么压力，她简直不能为了他们而改变收敛自己。

盛锦京慢慢走在人群后面，她不愿和这些人挤成一堆，更重要的，她清清楚楚的明白，她一直在找寻着想看那位军官一眼，让自己确信他不是个穿着军服的男明星。她大概是最后一个走进机舱的，她一眼看去只觉得大家都坐定了，施敏的旁边也没有空位。

“后面有位子。”施敏关照着她。

后舱的第一排有个位子空着，靠窗和靠走道的两个位子上已放了点行李，当中的位子显然的没被占着，她坐了下去，又想点上一支烟，她不了解她茫然若失的心情。一大早急急忙忙的赶来，去金门是她盼望已久的事了。

“对不起”有人在她身边轻轻的说。

盛锦京抬头一看，立刻放下踏在舱板上的双腿，站起身来把过道让人家：

“你——坐在这儿！”她大喜过望的问着。

“是的”他露着洁白整齐的牙齿，笑得又纯又有魅力。

她看着他舒舒服服的坐下，向她呈现着个鼻深挺直线条绝佳的半侧面，让王保杰依模照样刻下来的话，这个没戴军帽的半身像绝不会是个军人。

他被看得有点发了毛，偏过头来看看她的名牌微笑着说：“盛小姐，你想不想坐在窗口？”

“想。”她冲口而出。

“来，趁飞机还没起飞，我把位子让给你。”他说。

“不！不！”盛锦京连连说：“俞——”她看了看他的名牌和肩章：“俞利生，你应该是俞中校吧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又笑得好纯。

“像你——”盛锦京说：“你是职业军人吗？”

他的身体靠在机窗口向她点着头。

“刚刚有位女作家看到你，说你是电影明星。”

他笑着摇头。

“你怎么不去当电影明星呢？”

俞利生不但摇头，不知说些什么了：“我——我们习惯了军中生活，跟演艺人员完全是两回事。”

“施敏说，你如做了明星秦祥林秦汉就没饭吃了。”盛锦京被他那又纯又矜持的态度引起了更大的兴趣。

“施敏？女作家施敏？”俞利生凝着眼神：“我看过她的作品。”

“她就坐在前面。”盛锦京又列举了同行的其他几位男女作家。

“我知道，我看过名单。”俞利生说：“作家，记者，还有各大报的主编。这些人里面，我对作家最仰慕，他们的作品我好像都看过一两本。”

“喔！”盛锦京大感意外，转一想又连连点头：“难怪你神态中带点儒雅的书卷气。”

盛小姐出口成章，想必是位作家。”俞利生脸都红了，不安的换了换坐姿。

盛锦京对他的兴趣漫无止境的发生着，她继续去挖掘他：“你看过施敏哪本书？”

他又凝目聚神，笑了笑说：“她有本《蓝天深处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。”

“对。”盛锦京感应到了他的敏感度：“你提到了她最好的一本了。”

“我喜欢她的散文。”俞利生认真的说：“她的散文应该是这一代中最好的了吧。”

“你以为她是最好的。”盛锦京不想介绍施敏，她要知道他的看法，“怎么好呢？”

“清纯，自然，还有股女性强烈的温柔。”俞利生黑白分明的两眼越发生动了：“我没见过她，可是从她作品里，我能体会到她的安详与恬静。”

盛锦京笑了，施敏得中国文艺奖时的评语也差不多就是这些：“她的文字呢？你还记得不？”

“她的文笔是她最成功的一面，洗练、流利。”

“哈！”盛锦京拍手大乐：“我等下非给你们介绍不可，有你这么位知音，她一定高兴死了。”

“是我的荣幸，我一直想多认识几位作家。”俞利生说：“我们军中也有不少作家。”

“啊。”盛锦京问：“你是在金门服务？”

“不，我在国防部。”他笑了。

“你相不相信，你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现职军官。”盛锦京说。

“是吗？”俞利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看着她有点

好奇，她并没有接他的话。

“飞机要降落了，我感觉得到？”盛锦京手捂着心口问。

俞利生看了看手表：“是，到了。”

盛锦京紧紧的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：“飞机俯冲时我会晕机。”

飞机快速的向下俯冲，盛锦京无法平静自己，她沉静多日的感情也像现在载着她的机身一样，也不由自主的冲了下去，她兴奋着，才一感到机身着了陆，她又生龙活虎似的向看着她的俞利生说：

“等着，我去找施敏。”

她急着松开安全带就要站起身来！

“等飞机停下来。”俞利生一把拉住她。

盛锦京坐正，向俞利生笑着：“你真一丝不苟。”

“小心点。”他有点无可奈何。

“你总是这么和蔼可亲吗？”

“你是我们的客人。”俞利生微笑着：“对客人有一定的礼貌。”

“讲了半天，这句话最不中听。”盛锦京一吐为快。

“啊！”俞利生似乎更糊涂了。

“不论怎么样，你仍然是个值得一献的宝。”

飞机才停稳，盛锦京就领头站了起来，她略一环顾，这才看到不少演艺人员也在飞机上，她回头向高大的俞利生说：“相不相信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直觉？”

“你？”

“你会使这些演艺人员变成透明的空气。”

“什么？透明的空气？……啊！”俞利生慎重的说：“他们本来就是社会大众的生活必需品，尤其在金门不但像空气一样必需，还和太阳一样耀目。”

“嘿！聪明！真是郢书燕说嘛！妙！”盛锦京笑着：“我还以为你是个书呆子哩。”

盛锦京快走两步，把施敏叫住：“施敏。”

施敏正准备出机舱下扶梯，一回头看到盛锦京和那位漂亮军官站在她身后，倒不由一阵惊讶。

“施敏，俞利生中校是你的忠实读者，”盛锦京介绍着。

“施女士。”俞利生展开他特有的笑容：“非常景仰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施敏笑得开心；“希望有机会请你当面指教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俞利生连连否认：“我只是个文艺爱好者。”他机警的顺势扶了施敏一把，使她在扶梯上的重心站稳。

“有没有试着写过什么？”施敏说：“好多大作家都出自军中。”

“不敢试。”俞利生说。

领队一头大汗走到她们面前：“你们两位，请上第二辆车。”

一时前前后后挤满了人，都向不远处停着的交通车走去，俞利生说了声再见，行了个礼，就匆匆的离去了。

“你和我坐在一起。”盛锦京拉着施敏。

“当然，我正满肚子好奇哩！”施敏笑着在车上找了个第一排的座位。

“你会使他失望。”盛锦京说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其人如其文，见面不如闻名。”盛锦京撇着嘴：“他猛赞你的文笔造诣如何如何，你居然连‘肚子’都说出来了。”

“啊！我可得小心了。”施敏更笑了：“好了，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吧。”

“我刚才坐在他旁边。”

“我奉劝一句，不要太‘现代’了。”

“是他坐到我旁边来的。”盛锦京故意卖着关子。

“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年轻——骗鬼！他绝不是个鲁莽的军人。”施敏说：“我这点了解正确不？”

“不……”盛锦京的话被打断了。

一位全身草绿色军装的人，从驾驶位旁的单人位子站起来，向大家举手敬礼：“各位，我是政二组的林光云上校，和这位——”他指着一位外加位子上的军官继续介绍：“国防部梁超群上校负责这部二号车的接待联系工作。在今后的四天里，我们随时准备替各位服务。”

梁上校也站了起来向大家行了举手礼，一时大家把注意力全集中到两位上校身上。

“各位，”国防部的梁上校笑容可掬的说：“欢迎诸位光临金门，现在我们先去参观金门县政府。”

两位上校如此礼遇，引得车中人兴起了一阵语浪，此起彼落好不热闹。

施敏忍不住向盛锦京说：“这两位比那位俞中校如何？”

“我只能说先入为主了。”

“说笑的。”施敏拍了拍她的手：“千万别认真。”

2

总领队献礼物，县长作简报，双方致词表达彼此心意，
连同合影留念。盛锦京心不在焉，她已再三留意过三部
旅行车上的随军军官，没见俞利生的人影。自己真不是个成
功的记者，真不知偌大报馆在好手如云中怎么会选上自己
的。她能报导金门些什么呢？刚刚车上的那位林光云上校不
是“请求”过了吗？这里是战地，金门是前线，各位在文章中
千万别提到有关金门的方位和数字。总不能叫她报导同来的
家们吧！虽然这些人名重一时，颇有采访的价值。只是她
太熟悉他们的成就了，除非他们有所突破，否则她的报导
毫无价值，看不出内容来。到目前为止能引动她好奇心觉
值得探索的只有俞利生，而她竟失败的没能掌握住他的行

大家忙着对这金门的第一站摄影留念，酝酿出一片升平
闹现象，一丝一毫也体味不出金门前线的气氛。她早已闻
金门的林木茂密，她现在看到是的绿意盎然中的活泼人
。她没有看到同机而来的演艺人员，一下飞机，他们就和
“文化服务团”兵分两路了。也许俞利生和那些人在一起。

盛锦京不愉快，没能和施敏分在同一间寝室也是原因之
她和这些女性都不熟，也很谈不来，她更相信那些人并

不喜欢她。施敏不一样，在台北时她们就是互相心义的忘年之交，碰到施敏先生出差到去国外，在盛锦京下班后，找个地方吃消夜作竟夜之谈。施敏有颗年轻人的心，她的一切所谓“现代”、“很现代”的思想和论调，施敏虽不一定接受，但她乐意探索了解。盛锦京也乐意让她了解，有时甚至觉得有施敏一个人了解也就够了。而她的小说，施敏一直颇为赞赏，认为她会很有成就，可是她奇怪自己的毫无名气。就像这一次，她被分在记者群里，而施敏和作家们在一起。当然，除了深夜面对稿纸伏案写作时之外，她自己也不记得是个作家，在飞机上和俞利生谈话时，她没有把自己列入作家群中去考他。她不忍见他失败，尤其她更不忍他因为从不知道自己竟而失败，她明知自己的作品未畅销流行过。其实这扯不上是失败，她所以小题大作的原因是她不愿见到他小有瑕疵，她没有见过这么个完美的人，他使她连想到很多美好的词藻，她总觉得俗气，她得想些自创的新词来形容他，思想他。

按照领队发给她的“迎宾馆”房间部位图看来，她和施敏之间很有一段距离，施敏住在大厅进来的第二间，而她的房间已弯弯曲曲的在“坑道”的很里面了。她这一间有四张床、四张书桌，住的四个全是记者，放下简单的行李一两句交谈之后，四个人就很熟了。正预备打开话匣子各述心得，门上响起了敲门声。

“进来。”四个人兴奋的叫着。

团体生活中如还有乐趣可寻，这相互串房间应该是其中之一。

房门应声而开，进来的是施敏，她笑吟吟的说：

“小姐们，这么大声不吓人吗？”

“我就知道是你。”盛锦京坐在床上得意着，施敏是有本事，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把一间房里四个人的心都抓去了。

“你们这儿的床，摆得比我们的好。”施敏坐在书桌前的椅上，又在想法儿让她们开心。

“你们那儿是怎么摆的？”

“三张一排，另一张床在一边。”施敏比划着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施敏说：“你们觉不觉得我们正在山洞子里啦。”

“不觉得。”每个人都摇头：“通风设备太好。”

“住房间是硬性分配的，等下吃饭不知道是不是如是分配的，”施敏说：“如果不分配多好，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了。”

“少来，我不相信你，你人缘太好，朋友太多。”盛锦京说：“迟早会把我给甩了。”

“变了腔调了。”施敏说：“怎么不再引经据典、文邹邹了？”

“你看，你已经在嫌我不好了。”盛锦京倒到床上，深深的吁了口气，懒洋洋的：“我能不能不吃饭，睡一觉下午才有精神去参观。”

“我们在这里只有四天，”高高瘦瘦的女记者说：“还有时间睡觉？”

“你们两位聊。”另一位娇娇美美的电视记者说：“我们三个要去迎宾馆的每个角落走走。”